

等待

◎李玉华

等待那渐走渐近的足音,等待那青春活力的身影。当他开始出现在我的视线,我心中的喜悦蓦然升腾。高考的日子,儿子走进了考场,考场外的等待却是忐忑不安。很多家庭是全家陪考,仿佛是更多力量的等待期许,就能于事有补。这种等待是焦躁的,甚至是痛苦的,但人们还是在考场外望眼欲穿。我们等待一个结果,一个努力的过程,即使结果并不都是满意,但只要付出了奋斗和拼搏,就不失等待的价值。

大学,儿子到了离家一千六百公里外的厦门,从炎热的九月到雪落的冬天,我在家里一天天数着日子,等待把半年的时间拉地格外漫长。寒假,我提前两个小时到达飞机场,坐在机场的大厅里等待航班,无以言表的喜悦溢满于胸。

今年寒假,疫情让假期长到前所未有的,儿子的研究生复试也改成了在网络进行,按照要求帮他设

置好复试的两个机位,我就撤出他的房间。在门外,听着他做自我展示,隐隐约约听着评委老师的提问,他自信的回答。虽然只是隔着一扇小小的门,而这二十几分钟的等待,时间却是特别地长。在蔷薇花开的五月,儿子要返校了。送他进入机场安检口,看着他乘坐的飞机在大屏幕上慢慢消失,我知道这次的相聚又变成了等待。在暮色苍茫中我开车回家,很多很多的场景就这样一幕幕在头脑中闪现……

人的一生,总是有一些时间是用来等待的,而人生更是有太多事情是值得等待的,一首歌,一场电影,一场成长,一段旅程。也许,正是因为生命中一次次的等待,人生才有这么多美好的回忆,不论等待的时间是漫长还是短暂,也正是因为这些长长短短的等待,我们的人生才更有意义。

作者单位:新元学校

老潘

◎薛立彬

事情已经过去几天了,但老赵至今也不太相信老潘就这么走了,更让老赵不相信的是,老潘会舍身救人。老潘出事那天,老赵去了一百多里路的儿子家。第二天,老赵才听小区的人说老潘走了。

那天上午,老潘吃过早饭后,在小区内散步。一个两三岁大的孩子在母亲的照看下在甬路旁边的广场上玩耍。年轻的母亲一会儿看看手机,一会儿看看在旁边玩耍的孩子,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孩子一会儿东跑跑,一会儿西走走,玩性颇高。也许孩子看见了停在甬路对过草坪上的几只麻雀,他要过甬路去抓那几只麻雀,低头玩手机的母亲并没有察觉孩子的意图,而这时一辆汽车正好驶来,或许是广场周围的绿化带遮挡了司机的视线,司机并没有看到即将走出广场过甬路的孩子,眼看孩子有危险,正在附近的老潘疾速地跑了几步,抱起了孩子,而司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蒙了,来不及刹车,直接把老潘撞了出去,尽管车速并不快,但倒地的老潘,头正好撞在广场上的石凳上,及时赶来的急救车也没有留住老赵的命。孩子得救了,但62岁的老潘就这样走了。

老赵和老潘是同事,长老潘几岁。他对老潘太了解了,老潘人特犟,心小,好占小便宜。老赵认识老潘几十年了,他们老哥俩在小酒馆里吃个饭喝个小酒,都是老赵掏钱,老潘似乎也养成了习惯,似乎老赵请他是应该的。老赵也理解,毕竟老赵退休前大小也是个官儿,而且老赵的老伴儿有工资。老潘就不一样了,老伴儿不但没有工作,身体还不好,一年光医药费也要花不少的钱。老潘经常给老赵说,你老哥命好,讨了个好老婆,又有个有出息的儿子。我呢,老婆身体不好,儿子也没本事,不占你的光占谁的光。

老潘的儿子那会儿上学不上进,初中毕业就去了技校,技校毕业后就给人家打工,后来结婚有了个女儿,女儿六七岁的时候,出了车祸失去了左小腿,为了给女儿装假肢,不知花了多少钱。为了给孙女治腿,老潘也拿出了不少的积蓄,这对生活本来就拮据的老潘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老赵和老潘退休后,经常在一起下下棋。老潘的棋技没老赵高,常常出昏招,出了昏招又常常悔棋,老赵不让老潘悔棋,告诉老潘无论干什么都有规则,上班有上班的纪律,下棋有下棋的规则,老潘不听,执意要悔,如果老赵不让他悔棋,老潘就拍屁股走人。一来二去,老赵也就习惯了老潘的悔棋,老赵心里想,就是一种游戏,娱乐心情罢了,没必要较真儿。

就这样一个老潘,怎么会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呢?老赵想不明白。后来,老赵想明白了,老潘是不想看到另一个孩子像他的孙女一样因为车祸而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

老潘的追悼会上,有领导,有自发的群众。告别仪式相当隆重,老赵心里怅怅的,他失去了一个多年的老友。

作者单位:竞业园学校

人生中总是有很多的等待。“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是等待,“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等待,也许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生就是一场等待。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人在等待,总有人被等待,虽然有些等待是焦虑的,有些等待是烦躁的,而更多的等待却是幸福的。

自儿子上幼儿园起,每天放学时间,我总是提前在校门口等待他放学。铃声一响,校园里各个角落的人儿就汇聚到一起,而这个小小的人在人群中快乐的向你奔来,你张开双臂幸福的拥抱他,等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他小时候,我工作繁忙,小小孩自己坐公交车上学放学,偶尔有时间去学校接他,我早去的习惯依然如故。在等待的时间里,我透过学校院墙的铁栅栏,看操场上那些踢球,跑步的身影。即使一样的校服,很多的人,我都能无比准确的一眼就定位到他,我喜欢看他快乐的追逐嬉戏,看他仿佛是与风一样的奔跑。

初中,学校离家较近,上学放学不用管他,我每天下班后赶回家,做好饭菜等他。我总是一边看着钟表上的指针,一边透过家中的窗户向外看,目光穿过小区里各种绿植的间隙,看向楼房的拐角,等

最美媳妇赵玉珍

◎赵莉

凌晨5点,乡亲们还在睡梦中,垛石镇前赵村的赵玉珍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她先是给93岁的公公换尿垫、尿不湿,洗漱后给公喂奶粉,自己顾不上做早饭,吃个凉馒头喝点热水后,就得去蔬菜大棚拉棉被、棚里干活……

她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但和丈夫一起靠勤劳的双手建立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教育子女从小要认真学习,是十几年前村里唯一两个孩子都考上本科的家庭,儿子硕士毕业后就职于徐州农科院为农业科研做贡献。

今年56岁的赵玉珍,种植着三个小番茄大棚,承包了几十亩小麦农田。数十年如一日,夫妻俩靠勤劳、朴实和坚韧守护着最真实的幸福家庭。2017年夏,84岁的婆婆查出胃癌晚期,医生建议回家静养。赵玉珍白天在蔬菜棚里干活,定时回家给婆婆换尿垫、尿不湿,变着花样做有营养且婆婆爱吃的食物,后期无法进食后定时喂奶粉,每晚给浑身疼痛的婆婆擦身子、按摩。婆婆说:“六个儿女,没想到最终累了你了。”直到当年腊月婆婆离世,躺过的被褥、穿过的衣裤都是干净、清香的。

照顾婆婆的同时,也要照顾腿脚不便、借助轮椅行走的公公的饮食起居,洗衣做饭,拆洗被褥。

直到2019年入冬,93岁的公公也卧床不起,赵玉珍又开始了日复一日地无微不至。天冷,就买一车煤炭点炉子烧暖气;公公想吃水饺,白天没空晚上熬夜包好放冰箱里第二天煮给他吃;刚刚换好的尿垫,老人就扯到地上,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铺好;觉



“闻韶圣地·最美济阳”主题征文、摄影作品选登

本刊由中共济南市委宣传统战部、济阳区文联、济阳区信息(新闻)中心主办
编辑地址: xjyfukan@163.com jiyangwenyi@163.com 联系电话: 84232018 84228967



王邕 篆刻
“开学了”

老姨

◎冉庆亮

老姨七十七岁了,老姨夫年前刚去世。想悲痛中的老姨自个儿孤零零地在乡下家中过年挺伤心的,我就提前把她接来一起过年。谁想,该死的“新冠肺炎”疫情却像长了翅膀飞来危害我们了。

老姨不会上网,看电视只看戏曲频道,所以对“新冠肺炎”疫情一点都不了解。

我每天关注疫情新闻,都会给老姨讲一讲。她却满不在乎地说:“哪有那么多事呀,那年闹非典咋呼得那么凶,不也没事儿嘛!”

老姨看城里哪里都新鲜,年二十九三十了,还可劲儿地满街溜达。我给她买了口罩,她就是不戴。让她去洗手她也不听话。不仅如此,她还督促我去走亲看友,甚至满心热情地张罗着过年跟亲戚们聚会。她说一年来平时都很少见到,大家聚一起多热闹啊!

年初二那天,她让我去乡下给大病初愈的姐姐拜年,我不想去。她就冲我发脾气,“亲戚之间过年不走动还叫啥亲戚?那还有人情味吗?你忘了你困难那几年你姐姐对你多好啊?”老姨一连串发问,可见她的思想有多顽固呀。我意识到,应该好好给她做做思想工作作了。

“你看老姨,是这,谁都夸你解事懂道理呢!”我准备了一大堆相关疫情信息,拿着手机一条条念给老姨听。我注意到,老姨脸上的表情开始有所变化,从满不在乎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我趁热打铁,因势利导,耐心地给老姨讲道理:“疫情严重而且人传人,咱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起来。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他人,就是长久的爱,就是最大的人情味,也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呐。咱今年过年不走亲戚,更是为亲人着想,为的是将来更好地走亲戚。今年过年不凑热闹不聚餐不聚会,为的是将来年年都可以开开心心地聚会。”

老姨终于被我说服了:“我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知道该咋做了。”

老姨终于跳出了自己固有的“死理儿坑”。她开始严格按照预防“新冠肺炎”的方法做了:尽量不串门,不出门,如果不得已出门一定戴口罩;从外面回到家,先仔细洗两遍手,往鞋上喷喷消毒液,天天总想着几次开窗通风。

她也不再每天只看戏曲节目了,而是开始注重看新闻,第一时间关注疫情,每天都跟我讨论有关疫情的问题。我发现她进步非常快,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认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而且积极把行动落实到每个生活细节。相比以前的态度,她的变化简直是天翻地覆。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老姨能够颠覆多年来的习惯,教亲人掌握疫情防控本领,劝阻亲人们春节期间“宅”在家,更不要聚餐聚会。有天我听她在跟四姨打电话:“今年春节咱们可别聚一起了,不聚是为了将来年年聚。保护自己保护别人,也是为党分忧,为国家作贡献呢!”老姨的话比我说得还全面呢。

老姨的几个晚辈要来给老姨拜年,被老姨成功劝退,她在电话里跟她侄子说:“你这孩子有孝心,每个春节都给我拜年,我心里都记着呢。今年情况特殊,可不要再走亲看友了。不仅你自己要做好了,还得劝说身边的人。你比我更有文化,肯定比我懂得多。”

随着疫情的发展,有的亲戚产生了恐慌心理。他们总胡思乱想,说自己年前哪天出门了,年后哪天出去买菜了,很担心被传染,经常把自己搞得紧张兮兮的。还有的亲戚甚至被谣言迷惑,信谣传谣,弄得人心惶惶。这时候,老姨倒是很沉着,当起了亲戚们的“心理疏导员”。舅舅打来电话,口气大惊小怪的。老姨非常镇定地说:“咱们只管好好在家蹲着,要相信在政府领导下,一定能战胜疫情。钟南山都说了,武汉是能够过关的,中国会胜利的。咱们别担心,一定会没事的!”

真没想到,该死的疫魔让老姨这个春节过得很充实,她很快走出悲痛,变得睿智、豁达,很有成就感了。这天我去找老姨,就想赞美她几句,可这屋那屋怎么也找不到她。“莫非老姨忘了疫情跑出去了?”我抄近路走偏门找她,这时老姨正在门口高声宣传如何阻击疫情呢。

我假装生气地问她,老姨咋到这来了?两层口罩里传出她嗡嗡的声音:党中央一声令下众志成城战疫魔,都成了亲戚,我也想尽份力打退疫情,让每位亲戚都平安……

作者系城东区居民

十九、超级采访

《泉水河晚报》的汪记者又一次来到了学校。她还给柴玉兰带来了一束鲜花。那是一束包装精美的鲜花,红的、白的、黄的、绿的各色鲜花被包在一张透明的印花玻璃纸里,用粉红的丝带束着,还打着漂亮的蝴蝶结。

柴玉兰接过那束花,激动得脸都红了。她叫不出那些花的名字。以往,她只在电视里看到过这样的花束。市里也有好多花店,可她一次也没敢进去过。

把鲜花轻轻抱在怀里,各色花朵在她眼前一时变得有些模糊了。

接着前一天的话题,她们继续聊下去。按照汪记者的引导,柴玉兰讲她不幸但也还算幸运的童年。

她说她那个晚上奇迹般回到了那个有好听的读书声的学校,奇迹般没有迷路没有坠崖没有被野兽吃掉。那年,她才只有七岁。后来学校的校长知道了这事后,把她留了下来,免费供她吃住、上学,她在那个村子里,上完了小学五年级。

那年,唯一的哥哥突然病故了,没有任何先兆。她不得不回到了妈妈身边,回到了那孔几近

坍塌的破窑洞里。哥哥的突然离开,让妈妈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十三岁的她,担起了这个家的担子,她和妈妈相依为命。

那孔洒满阳光的旧瓦房里的朗朗读书声,离她越来越遥远。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声音,才会若有若无无地在她耳边响起。

十六岁那年的一个冬夜,北风怪兽一样吼叫着,被冻醒的她突然发现身边的母亲不见了。她忙穿上衣裳去找,直找到天亮也没有寻到母亲的影子。之后的几个月,她一直不停地找,找遍了周围的山沟坡岭,却始终没有母亲的影子。

再后来,离她村子不远的地方突然建起了一个制鞋的工厂,她成了那个厂子里的一名女工。

两年后,她离开了那个工厂,离开了生她养她的那片土地,来到了黄河岸边的这个小村庄,结婚、生子,直到如今。

柴玉兰慢慢地叙说着,眼睛望着门外某个不可知的地方,她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中……

下课铃声响了,是美妙的钢琴曲《青春》,穿着蓝裤子上衣的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出现在红色的塑胶操场上,出现在怒放着稠密粉红的樱花树下,出现在被各色花树分隔开的石子小路上。一

了,她就只是摇摇头,不做任何回答。

柴玉兰越是这样,越是勾起了汪记者的好奇心。她想了一下,决定先暂时收兵,等从外围调查清楚了,再来攻柴玉兰这个堡垒。对女性情感类的话题,她有着强烈的兴趣。她刚刚出版的女性情感类专著《非常隐私》,一上市就在全中国轰动,且一版再版。她第二本类似的书,也已近尾声。

对柴玉兰,她不想放弃。她想让这个故事成为自己下一本书的一部分。

告别柴玉兰,汪记者直接去了金成功的村子。她要在那里,把柴玉兰不愿说出的一些事都打听出来。毕竟柴玉兰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了,她的事,不怕有人不知道。

同时,汪点点通过网友,对柴玉兰进行了小范围的“人肉搜索”,找到了柴玉兰当初生活过的地方,接触过的人和事。

很快,柴玉兰曾经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她的面前。

明天就要去作报告了,金春雨有些睡不着。翻开日记本,她打开枕边的小手电筒,写下了这天的日记。

